

蕭逸作品全集（之二十七）

笑解金刀

「美国」蕭逸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姿多彩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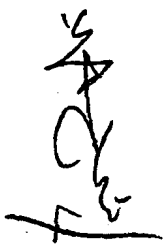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哓哓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围 城

那一道血色闪电、几乎是擦着紫禁城太和金殿的琉璃殿瓦直掠而下，红通通像是着了一天大火那样的闪烁不已，随即由西半天响起了连串的雷鸣，万马奔腾般打皇城顶“咕噜”了过去，余音迂回，历久不歇……

跟昨天一样，又下雹子了，雷电交加、冰雪扑面，忽而凄风苦雨，间和着附近头上的隆隆炮声，其势惊心动魄，真把人的魂儿都吓飞了。

才不过“申”时交尾，天色竟然如此的黑了。

这两天军情报警、探马交驰，日夕数惊。都道说“李闯王”大军逼近了，已是兵临城下，外城被围，皇城吃紧，用不了两天就杀过来了，明朝的社稷江山眼看着不保！这就完蛋了。

真实情况，更有甚之。

屈指算来，李自成可也真的用兵神速，本月初七才攻破了大同，初八就拿下了宣化，初九取阳和，一路，势如破竹，所向无敌。

崇祯皇帝眼看着大势已去，被逼得在十一日赶忙下了“罪己诏”说什么：“……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，深念上帝陟降之威，祖宗托付之重……朕为民父母，不得而卵翼之，民为朕赤子，不得而怀保之……罪非朕躬，谁任其责……忠君爱国，人有同心，雪耻除凶，谁无公愤！……”话是够沉痛中听的了，也真有负罪忏悔的心意，奈何民心已散，满朝文武，惊慌失措，再无良策，天意如此，夫复何言？

皇帝是十一号下的“罪己诏”，李自成十二号就又拿下了昌

平。昌平总兵李守荣战败自刎。失魂落魄的明军赶紧张罗着在十三号才在皇城各处布下了大炮，说是威力强大的“红衣万人敌”，只可惜太晚了，来不及了，接下来京师近郊的“居庸关”在十五日也守不住落入敌人之手。

“居庸关”地处顺天府之北，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，“淮南子”有谓：“天下有九塞，居庸其一。”可见其为天险，古已认定，这就难怪，消息传来，九城失魄，人心大乱了。

李自成可也真够“损”，一把无情火烧了皇陵，即所谓的“明十二陵”，把明朝历代皇帝祖宗的“享殿”全都给焚了，紧接着火速进兵，直迫京师，大军于十七日兵临城下，开始了直捣黄龙的京师围城之战。

偌大的北京城，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，就像是一条全身中了箭的巨龙，竟日泥淖于凄风苦雨的痛苦挣扎中……再也没有昂扬的斗志，似乎连翻身的力量也没有了。

哭 筵

大雨稍停，雷声依旧。

隆隆的炮声，间杂在霹雳雷电里，其势惊人已极，真仿佛天都塌了下来。闪烁雷鸣里，隐约着几处火光的明灭，御殿堂里一片黝黑，几欲不辨物什，萧索寒风里时见蝙蝠的穿梭低飞，来去逡巡于御殿人君当头。鼠子张狂，一至于斯，当真是明朝气数尽矣！

才多早晚哪，天都黑了。

风是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，鬼哭神号的那种哽咽声，闪电明灭里，照见着满殿跪伏的文武大臣，照见着皇帝朱由检那一张白

惨惨消瘦的脸。

熟悉内情人都知道，皇上已三日夜没合眼睡觉了，这几天却又肝火旺盛，食不下咽，动辄震怒，群臣略有不当，轻者杖责，重则殒命，各官为图苟延保命，干脆连口也不敢开了，每承下问，也只是叩头哭泣而已。

“灯！”随着司礼太监的一声叱呼，十二名内侍立时应声而出，人手一根，白铜“火竿子”，迅速地把二十四座壁间银灯盏点着，顿时御殿里光华大盛。

朱由检半倚在座，一件半旧绛色盘领袍子，头戴软帻，形神异常憔悴，眼睛却睁得很大，搭着双眉，像是怀着一腔悲忿，却不知如何排遣。

轰隆隆——像是又开炮了。

皇帝一下子像是从梦里惊醒，且听着那隆隆炮声，更似较先前猛炽十分，不由变色道：“这是……”

一下子他站了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别是外城破了吧！”

此言一出，满殿震惊，胆小的几欲瘫在了地上。

眼看着群臣的无奈，连惊带怒，皇上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重重地拍着龙案：“杀，都该杀——你们文武百官个个都该杀！”

说得过于激动，身子一晃，又坐了下来。

“皇爷，龙体保重！”

说话的是大学士范景文，一面膝行而进，扬声道：“那声音像是咱们的‘万人敌’红衣大炮，无事，不要紧，皇爷万安，今天许无事，爷也该回去歇着啦……”

几句话才又使各人三魂悠悠，像是由地狱中醒了过来，皇上略略点了一下头。

“对了！”他说，“万人敌……还有新交给李国桢的火车巨炮呢……”

都御使李邦华几乎是爬着过来，磕了个头，颤声奏道：“皇上您快作决定吧，快……奉太子南迁吧，迟一点，可就来不及了！”

“太晚了……”

朱由检紧紧咬着牙，声音哽着由嗓子里迸出来：“这话早先朕已经跟李建泰说过了……你就不要再提了！”

大学士范景文叩头说：“请奉太子抚军江南，皇爷！迟则生变……事情紧迫，皇上就请依了臣这一回吧……”

一时间百官叩头，群声大恸：“依了臣这一回吧……”

朱由检也哭了。

“不是朕心狠不依……实在是晚了……来不及了……”忽然他挣扎坐起，圆瞪两只眼，重拍龙案，“叭”的响了一声——

“国君死社稷，你们要朕对不起祖宗……退朝了——都回去吧……都给我起来……滚！滚！”

太监王承恩连上两步，架住了摇摇欲坠的皇上，说：“陛下保重……”一面扭头，一面向百官连连挥着袖子，“退班了……各位请暂时回去，随时听召吧！”

一声令下，真个是皇恩大赦，各官叩头，谢恩待起的当儿，一阵急骤的蹄声，直冲耳鼓而近。

有人高声叫道：“李都督来了！”

破 城

一骑白马直趋御殿。

马蹄铁急叩玉阶，声音清脆，扣人心弦。

襄城伯都督京营守城李国桢，一马飞骑，直驰眼前，翻身下马，势子过急，几乎摔倒地上。

一名内侍忙上前扶他站好，嘴里说：“李大人站好了，这是从哪里来？”

李国桢顾不得答理，嘴里嚷着：“圣驾在哪里？快给我回禀，有急事见告！”

那内侍怔了一怔说：“里面退朝了，李大人你来晚了！明几个吧！”

又过来一个内侍摆着手说：“别吓着皇爷……李大人你小声点儿！”

李国桢“嘿”了一声，跺着脚大声说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小声！你们不给我回，我自己去！”

一把推开了内侍，大步就往里闯，后来的内侍急慌了，“喂”了一声，赶紧追上去说：“拦着他！”

朝仪森严，自非等闲。

八名金盔银甲的大内武士随即一字排开，长戈方天戟直指而前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

李国桢圆瞪着两只眼叫了声：“你们……”忽然悲从中来，大恸道：“还不让过？城都破了！”

末后这句话一经出口，便是几个内侍也为之手足失措，吓得呆了，紧接着殿内群臣一哄而散，已把他团团围住，七嘴八舌地吵着向他争问不休。

李国桢一手执鞭，汗浹沾衣，满脸胡碴子，红着双眼，待将向各人解说，里面已由王太监叫起——“速传李国桢来见！”

众臣拥着李国桢方进殿门，迎面却见皇上对立当面。

“皇爷——陛下——”

咧着嘴只叫了这么两声，李国桢已扑倒地上，一时叩头，泪如雨下泣道：“臣无能……外城这就要破了，守不住了！皇爷快……快逃……快请移驾吧……”

百官原已失魂落魄，一听负责督守护城的李将军这么说，顿时群情大哗，各人顾念着一家老小，顿时一哄而散，去了一多半儿，剩下的一半，也乱了主意，只是眼巴巴向皇上瞧着，有的企冀着，还有什么万全之计。

皇上的脸雪也似的白，似乎吃惊不小。

李国桢膝行了一步，稍事镇定道：“那些子兵……都赖着不动……臣用鞭子抽，打一个起一个，过去便又卧下，有消息说城外三大营，降的降，散的散……也都溃了！”

朱由检颤着声音说：“是这样……咱们不是还有万人敌，火车大炮……”

都不管用了，一多半已到了敌人手里。

李国桢兢兢道：“贼驾起云梯攻西直、平则、德胜三门，其中两个失守，剩下一个看来也守不住了……”

“我们的‘敢死铁卫’呢？”

“全仗着他们了，可也死了一多半！”李国桢痛定思痛道：“由臣手上，每人发了三百钱……才临危挺上，看看也不行了，对方的‘猴儿兵’、‘剪毛贼’太厉害，简直不要命！”

皇上怔住，呐呐问：“什么‘猴儿兵’、‘剪毛贼’？”

李国桢慨叹一声：“是些十来岁的孩子，个个都能飞梯上城，灵活得像猴子，人手一口弯刀，都不怕死……我们的兵一遇到他们都软了，个个等死挨刀！”

朱由检忽然笑了，那声音比哭还难听。各人瞧着皇上那一张脸，白里透青，更似被一团黑气当头笼罩着，那是一种极不祥的预兆，莫非……

蓦地，朱由检止住了凄惨笑声——“朕明白了，朕都知道了……”他那双泛红的眼睛，一一向各人脸上掠过，“你们文武百官……个个都好……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……事到这般光景，竟然

无一人能为朕排遣调度，反要朕为你们设法着想……”

他接着语调凄凉地说：“国家养兵千日，实指望他们能一日效命疆场，谁知道到头来反不如贼营一伙孩童英勇，听令杀割……看来天朝此番气数已尽……真正保不住了……我恨……恨呀……”

一连嚷了两个恨字，再要说些什么，却是一口气逆心直上，双眼翻白，昏倒当场。

托 孤

纱幔轻启，风铃叮叮。

“乾清宫”静无人声，尽管是十七组六角宫灯俱已燃起，所汇集的光采依然昏黯凄迷。

皇上身卧御榻，素袍轻解，正由两名太医小心侍候，他的眉心、人中、玉尺、承中各穴路俱插一枚金针。

周皇后、袁妃各立床头，泪眼不干，不发一言。太子、定、永二王皆无声，只是默默地在一边低头坐着。除此之外，便是几个御侍内臣。人人面带愁容，连一声轻微的咳嗽都没有。聆听着外面的凄风苦雨和愈行迫近的隆隆炮声，交织出一个极为恐怖的重重愁绪的夜晚。

郭太医手把圣脉，忽然转向身边的内侍：“不妨事，圣上就快醒了！”

另一名刘太医双手捧着一个银制盖碗，里面是精心调制的“安神百和宝液”。随着姜太医取下金针，皇上果然就睁开了眼睛。

这时候，太子、二王、周皇后、袁妃都围近上前，连同太医内

臣，俱跪下叩头请安。

朱由检向着他们看了一阵，霍地坐起来——

“怎么回事……你们都来了？”

皇后流泪说：“皇上——一时急岔了气，昏倒武英殿，想是太累了，郭太医、刘太医跟着就来侍候了。”

郭太医叩头说：“皇上连日不眠，肝火太炽，刚才顺着针气，小睡了一下，请先服用臣调制的保元药汁，才好说话！”

紧接着刘太医捧上药汁，两名内侍把圣上扶坐起来。

朱由检这会子似乎想起是怎么回事，立时神情又恢复前见模样。

喝了两三口药，他摆手说：“拿开去！”

郭太医苦着眉道：“圣上龙体保重——”

才说了一句，朱由检大声叱道：“走开，不要多废话，你们下去……”

一面说他就翻身下床，几名内侍都慌了手脚，一齐看向皇后，皇后喟叹一声，慨然道：“快侍候皇上穿衣服吧……这个时候了……”

说着她的眼睛又红了。

朱由检一面穿衣服，忽然想起来，急叫一声道：“王承恩来了吗？”

回说：“在外面候旨。”

“召……快叫他来。”

话声刚传出，王承恩就急忙进来了。

不等他跪下，朱由检就抢着说：“怎么样了，城还守着吗？”

“启禀万岁……还……守着……”

朱由检精神一振说：“好！朕要亲自上城去瞧瞧，下诏亲征！”

王承恩怔了一怔，讷讷道：“这……遵旨。”

朱由检已穿上鞋，挥着手说：“你快写诏去吧。叫禁卫军预备着，这就出发。”

王承恩磕了个头，结巴着说：“这会子太晚了……臣刚由城上下来……”

朱由检说：“是外城，还是内城？”

“内……城……”

“好……先上内城！”

一听皇上是上内城，大家伙才算松了一口气。气氛紧张得很，彼此对看着，心照不宣——

实际的情况是，外城已于本日“酉”时失陷，只是皇上不知而已，一旦实说，怕他受不住又昏了过去，所以都不敢说，可是又能瞒多久？回头出宫就知道了。

王承恩此刻还挂着个“提督内外京城”的名义，禁卫三营的实权也操在他手里，皇上依赖他惯了，长久以来内外诏谕朝旨，多半由他执笔。

自然，还有一件更要紧的大事——太子与永、定二王如何急处——事关明室宗庙继承，不能不早作准备。这件事皇上前已吩咐下去，要附马都尉巩永固待传候旨，此番事态紧急，周皇后先已传旨，巩永固早在外面候着了。

“皇上……”周皇后忍不住说，“太子与二王的事……”

朱由检一愣，看向太子、永、定二王点头说：“好，他们也来了？好……”

聆听之下，太子等弟兄三个早已趋前跪安，父子四个哭成了一团，四下各人无不掩面而泣，御殿寝宫充斥着一片哭声，这当口附马巩永固也来了，见状远远跪下磕头，也大声泣了起来。

朱由检一只手抚着太子的头，看着巩永固，悲切地道：“他们三个就交给你了，你快派家丁保护着他们上路，设法往南边

去……”

巩永固道：“臣等安敢私蓄家丁？这件事太大了……臣怕担当不了……”

“没用的东西……”朱由检大声叱着，“那就由禁卫大营里抽调人马扈从！”

“这事不太好……”周皇后说，“皇上，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，再说人多势众，反而让人起疑，以妾所见，不如把他们三个分开，交给外戚周家、田家还有刘家，这样或许还能蒙骗出去……”

“也只好如此了！”朱由检看向巩永固说，“你就快张罗着去吧，事不宜迟，把太子交给周奎、二三两儿送到田弘遇家，叫他们好好照顾着——设法速送南京，这也是他们今生唯一能为朕作的事了！”

说到这里，一时悲从中来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流了满脸，旁侍各人俱已泣不成声。

太子、永、定二王只是向皇上频频叩头，又转向皇后叩头，却被周皇后一把抱在怀里，嘴里忘情地像是一般妇人那样地唤着：“我的儿……我的儿……”

“轰隆隆……”一阵炮声，整个皇宫都似震动了一下，各人被此一震，才似忽地由梦中惊醒。

朱由检霍地站起道：“就这样了，永固，你快护送他们去吧！”

“臣遵旨……”巩永固叩头请辞。

这里父子少不得还有一番叮嘱，一家人便此匆匆流泪告别，即由锦衣卫一个千总，带着二十个人匆匆随着巩附马拥护太子二王而去。

亲 征

朱由检吩咐一声，即由内侍服侍着穿上了戎装，除一顶盘龙头盔，护心宝甲外，还有兵器“三眼银枪”——此枪原是先皇光宗在时所赐，平日只用以操习，今日才真正派上了用场。

王承恩禀报御马已备好，三大营兵早已齐集内禁校场，只候着皇帝御驾亲征。

朱由检银枪在手，转身待出之际，却转向皇后、袁妃看了一眼，二氏正跪送叩安，哭得泪眼涟涟。

“事已至此，你们就别再哭了！”慨叹一声他说，“人生百岁，终是一死，这宫里人多事杂，你们就代我各处传谕，要大家自作准备，必要的时候，自求个了断吧！”

皇后叩头说：“不劳皇上吩咐，妾早已传话下去了。”

袁妃只是嚤嚤地哭，两个眼睛肿得像是水蜜桃似的——她名袁洁，小字百合，和皇帝是小同乡——濠州人，来自皖南的官宦旺族，由于人长得美，更兼工诗画女红刺绣，能歌善舞。入侍以来极为皇帝所喜爱，大有“三千宠爱集一身”之荣幸，今年才二十三岁。深宫皆是锦衣玉食，养尊处优，这等变故，自是前此所未经历，此番惊吓，早已是面无人色，心胆俱寒，面对着皇上除了哭泣之外，竟是一句整话也说不出。

“皇上您可千万……多保重……千万，千万……保重……”

只是重复着这两句话，频频叩头不已。

朱由检上前一步，亲手扶她起来，十分凄凉地笑着说：“回头我们再见，还要见面……”转向皇后说，“告诉大家，注意各处的白纸灯笼！”

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步出寝宫。

淫雨霏霏。

朱由检同着六名内宦、提督太监王承恩、御林军都统曹太然等一行方步出宫门，“成国公”朱纯臣得着消息，率领着一行步校，急急来迎。

见面不及叩头，皇上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就同着我一同上城去吧！”

朱纯臣紧张地道：“皇爷还不知道？外城早已陷了！”

王承恩正要摆手阻止，已来不及。

“啊——”朱由检一惊不小，半天才讷讷道：“什么时候……的事？”

朱纯臣实话实说：“今日酉时已破了，内城此刻怕也吃急……臣正是来护送皇上出宫去……事已紧急，皇爷请速定夺！”

朱由检跺脚道：“先上内城！”即行率先步出。

乾清宫前御驾齐备，虽属仓促，但圣上亲征，毕竟事非等闲，细雨中成百上千精兵，列队整齐，旗帜鲜明，皇上的黄龙坐骑业已备妥，由一名御马监的劲卒紧扣嚼环。

朱由检上了马，王承恩、成国公左右相随，但最最贴近皇上身边的，却是一个年过四旬，双肩高耸，刀骨峨凸的瘦削汉子。

——此人姓叶名照，山西人。知道他的人似乎不多，就连皇上对他亦不深知，只因他是由山西布政使尚阳昆特别保荐来的，经过锦衣卫指挥的特别考验，证明此人确有奇能，擅技击、空手白刃等诸多异能，并有高来高去的特殊轻功身法，起先调他在成国公朱纯臣身边服务，很是称职，一年后又调他到内廷任职御前护卫，这才真正晋身大内。

虽说是“御前侍卫”，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这样职卫的人都能接近御驾，只有在皇上出巡早朝时，远远地跟着戒备。这样的御前侍卫，只有五人，听令于锦衣卫指挥使调度，却又不同于

锦衣卫甚或东西厂厂卫的身份，算是皇上外出时的一个贴身保镖，身份较为奇特。

一行人马，即在大内亲军“三大营”的前导之下，浩浩荡荡直趋而前。

其实三大营兵力早已不足，三分之二俱已抽调支援防守“彰义”、“平则”二门，听凭太监曹化淳的指挥，无如这曹化淳实在有负皇上厚爱托付，贪生怕死，于李自成攻城时，开门投降，乃致敌人长趋直入，外城乃陷。

大队人马，出得前宫，但闻得炮声震耳欲聋，远眺皇城各处，时有火光冲天。可见内城战况之激烈。

忽然官兵不前，敢情是前方有人马折回，即有锦衣卫千总成某同着一名武将来到眼前。

王承恩趋前问故，回报说：“兵部右侍郎王大人晋驾，有事急告！”

朱由检在马上说：“快叫他来！”

王家彦策马而前，滚鞍下马叩头道：“圣上何事亲征，大势已无可挽回……还是快准备……臣是护驾来的！”

朱由检铁青着脸说：“你不是跟着张尚书在城上督战么，怎么私自转回？”

王家彦讷讷说：“张尚书还在城上，但挺不住了……贼的火箭排阵太过厉害，城里众多贼党奸细，官兵亦多哗变，皇上要谨慎小心……”

朱由检半天才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这里没事，你快回城去吧……城破了休来见我！”

王家彦叩了个头：“家彦蒙圣上器重，临危受命，当与城共存亡，在这里就与皇上您告别了……”

说时，双手摘下头盔，就在青石板道上叩了三个响头，翻身